

譚延闓父子軼事

周世輔

譚延闓先生，字祖安（亦稱祖菴），別號无畏（鄉人稱畏公），晚年又自稱應號非翁，有非菴詩草傳世。天生德性純厚，度量寬宏，詩文書法，時人所宗，智慧才學，有為他人所不及處。二十四歲中式（舉人），二十五歲點會元（進士第一名），同年獲入翰林二甲三十五名，三十一歲任湖南咨議局長。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三次任湖南省督軍（先稱都督）號稱三次督湘。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先後任軍政府大本營內政部長、建設部長、祕書長及討賊軍總司令，北伐軍總司令。十四年至十七年兩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最後任行政院長，位望之隆，以往湘人無與倫比。

畏公尊翁譚鍾麟先生（諡文勤，人稱文勤公），為咸豐六年會試中式，賜進士出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才學超眾，剛介邁羣。先後任陝西、浙江巡撫，七省總督（陝甘、閩浙、兩廣，連已發表就職之四川），官高望重，名噪一時。

作者家鄉與二公故里湖南茶陵茶鄉石床，相距不過十五華里，譚周兩姓多有姻親關係，故自幼耳聞譚家故事甚多，及長往來京滬，更增見聞。茲值祖安先生百年冥誕，聊憑記憶所見，略述

一二，以饗「中外雜誌」讀者，如有傳聞失實，尚祈黨國元勳與三湘父老子以指教！

白米換酒仙人撐傘

畏公祖父之恒公，係國子監生，曾執教於湘潭，學者稱九濤先生，平生不治產而好客，有孟嘗君之風，往往不預告，即延客返家。祖母劉太夫人淑惠異常，有截髮延賓之賢。每俟客到然後

臨時張羅，招待週到，客多以爲廚藏尚豐。一日，先生又引羣客登堂，劉氏一時手足無措，趁客入內室，一手提壺借酒，一手提籃借米，結果，米雖借到，酒壺則空空如也。返家時適客人立於門首，進退爲難，乃佯言：「石床好世界，白米換不到酒。」羣客言：「我等今天不飲酒。」（吾鄉習尚，留客用餐，例必備酒。）於是窘狀立解。這一故事，又可稱「冒（沒有）米當出有米家。」鄉人常以此教訓女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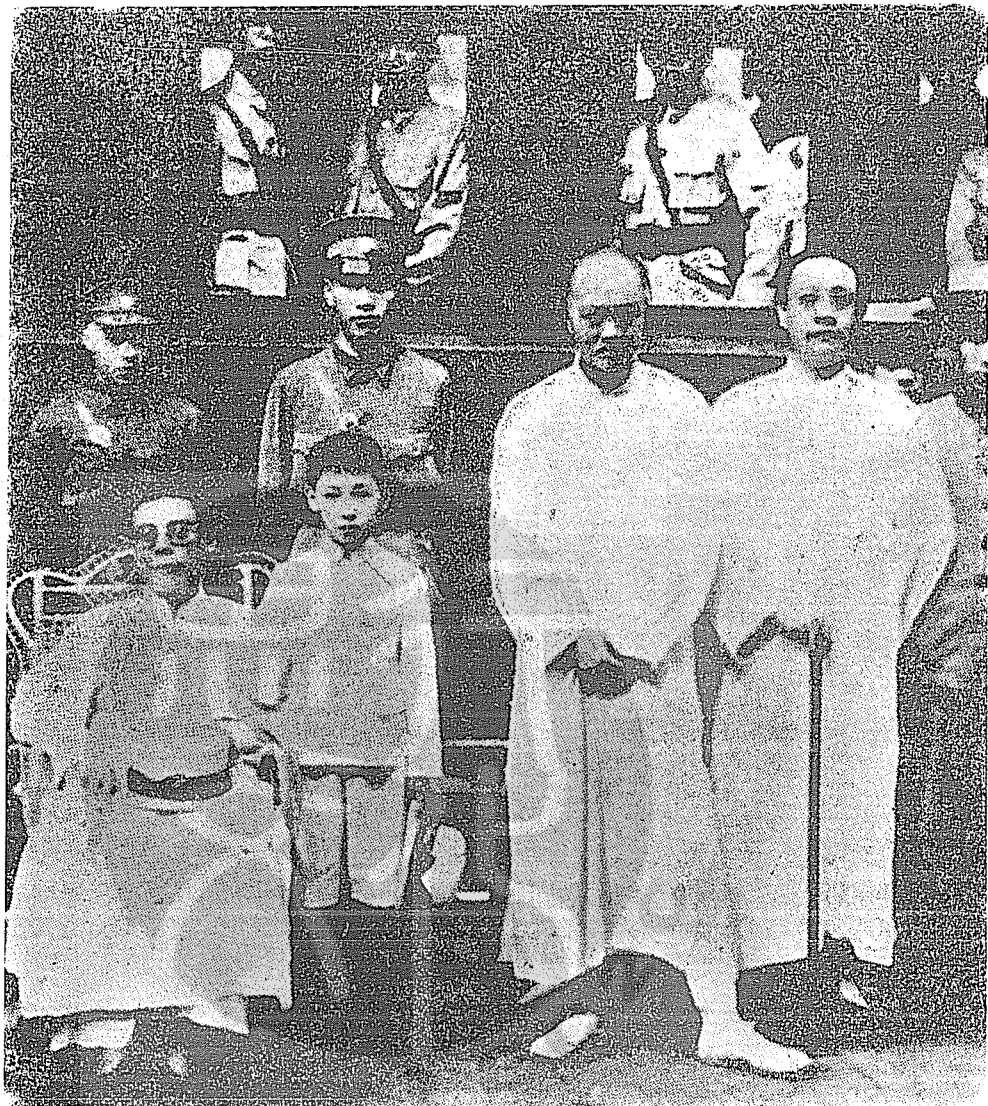
劉太夫人慈孝勤儉，懿行遠播，多不避寒，夏不避熱，刻苦耐勞，異乎常人！畏公年譜中有所謂「經百苦以保其家。」即指此而言。由是可知孝子賢孫之能成功立業，多賴家有良母。

作者幼時赴吾鄉梯隴讀私塾，聞文勤公入該村私塾時，夏夜天熱，露睡走廊，一絲未掛。某晨，天未明，燒飯婦晨起外出，初見之，羞不敢近；再望，則有仙人撐傘代爲遮蓋。天明告人，衆謂：「此兒異日必大有出息！」後果大貴。此類傳說，在今日視爲迷信，在昔日則傳爲佳話。梯隴爲一較大山村，住戶約二百家，文風頗盛，就學者亦多，故常設「經館」（高級私塾）。該村青山環繞，綠水如帶，兩岸多梯田，下游有一峽口，寬僅數十丈，爲村人出入要地，亦爲作戰時攻守咽喉。溪上築有石橋，橋右有一大土地廟，廟左有石山，清泉自石縫流出，挖一小石穴盛之，水清如鏡，其味甚甘。山邊有「清泉石山流」五字係文勤公所書，筆法秀麗，與他處所書者同。聞係公鄉試中式（考取舉人）後重遊故地所書。

「牛」「油」不分記恩忘

仇

湖南茶陵在清代分茶、陸、西、衆四鄉，各鄉甚至一鄉之內，方言亦不無小異，以致容易發



民國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譚延闓（右）與吳敬恆（右二）張人傑（前排左）敬送
 蔣總司令（二排中左）自廣州率軍北伐。前排左二為今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上將。
 （本圖選刊自王成聖著「六十年來的中國」五十九年七月）

生誤會。茶鄉後來分為上三都與下四都，文勤公生於茶鄉石床，屬下四都；他有一墨莊陳姓老表，屬上三都。凡上三都人皆呼「牛」為「油」，這叫「牛」「油」不分（下四都人則「牛」「油」有分）。某年，公因應考缺少川資，向陳姓老表告貸，陳非富有，但願相助，便說：「待我賣了一脚『牛』（四分之一），即送錢來。」公以為「賣一角『油』（一挑油）」，便未多言。等到把錢送來，方知賣了一脚「牛」，明年無「牛」耕田，公悔未婉辭，感愧萬分。

又有一次，文勤公向其至戚借川資未獲，沿途飲泣而歸，在半路遇一肩挑牛肉商，問何事？即以實告，該肩挑商慨允貸之，乃歸家賣掉牛肉連同存款，全部親自送來，聞自此以後，譚家最尊敬牛肉商人。

作者幼時聞祖父言：石床附近有村名荷塘，當日富戶甚多，而以九老爺及十老爺為最。文勤公鄉試前，川資不足，乃向此兩老爺告貸，兩人見其勤儉好學，平日甚為欣賞，各貸予銅錢十吊（一千文為一吊），頗稱慷慨，並聲明不必還。公發跡後，贈與九老爺狐皮袍一件，十老爺小老婆（妾）一名。以後，鄉人貸款予青年時常說：「將來要送我一個小老婆。」

就今日看，吾鄉有一亦好亦壞之習俗，即家家戶戶尊重讀書人，更尊敬學校（

私塾)師生，故歡迎老師在當地設館(塾館)，每逢舊曆新春，凡有能力請一席酒者，必請「春客」一次，主客必為塾師，而且列為首席。於是私塾學生在當地成爲「天之驕子」，有時三五成羣，偷雞摸魚，不以為怪。主人如撞見，取回原物而已，不加深究。至於夜間戲取青菜，亦所難免(並非天天如此)。聞有一次，文勤公與幾位幼年同學戲取某農家茄子豆角(干豆)時，遇一粗野農夫，除追回原物外，又加以毆擊。此種作風，隣人皆以爲過分，此農夫則視爲理所當然，毫無悔意。迨文勤公鄉試中式(中了舉人)乘興回家，隣人告之，並謂今日應否後悔？該農夫一時悔不當初，央請長者領往謝罪，長跪轎前。文勤公下轎，詢知其情，親予扶起說：「我不應取你茄子豆角，你不應打我，你也有錯，我亦有錯，這點小事，誰會報復？」農夫佩其寬大。後來長公度量似海，鄉人皆說：「有是父必有是子。」

良師之教主敬存誠

吾鄉仁源譚家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，人文蔚起，世代書香，酒龍詩虎(文勤公語)，盛極一時，尤以譚直青先生爲最。

直青先生與胡文忠公林翼、江忠烈公忠源、曾文正公國藩等，均爲至交，而曾公尤甚。據文勤公言，彼謁見曾公時，談及直青先生，則肅然起敬！欣然色善！曾公等曾數次函請出山相助，共襄軍事，先生從不一應，以教書終老。歷任湖南興寧、郴縣、桂東等縣教諭，並主茶陵泮江書院多年，常以「存誠主教」教文勤公。

按「存誠主教」爲程(伊川)朱(熹)教學中心，朱子主岳麓書院，即以此學教三湘子弟，故岳麓書院有橫匾曰：「道南正脈」。

何謂「道南正脈」？北宋時，福建將樂楊龜山躋買田產，負笈千里，至洛陽就二程(明道與伊川)學道。二程教之甚切，而待之甚厚，學成返閩，楊明道曰：「吾道南矣。」楊以二程之理學(或稱理氣學、性理學)傳給羅豫章，羅傳李延平，李傳朱熹(號稱閩學)，朱子傳於湘人，故岳麓書院有「道南正脈」之稱。

曾文正公學宗程朱，道傳理學，直青先生與曾公志同道合，故能將程朱「存誠主教」之學授予文勤公。公十六歲左右即從直青先生遊，天姿英慧，故能傳其所學。

文勤公撰直青先生七十壽序有云：「先生望道爲歸，終始如一。具經天緯地之文，早已動於衆；有凌雲浴日之概，仍自守其貞。與時變通，莫可端倪。要其一語一言，無不由誠以出；愚夫愚婦，無不推誠相與。」又先生平日教人，謂「非誠無以爲學，非誠無以爲政。」文勤公自稱：或從政服官，或平日燕處，對於「存誠主教」之教，頃刻未忘。可見良師感人之深如此。

文勤公除平日以「存誠主教」之學教長公外，又敦聘譚銘三先生教以程朱理學。可見其父子功業有異，而「存誠主教」，學宗程朱，則大致相同。

直青先生六十及七十壽序，皆爲文勤公所撰，由其曾孫譚衍慶先生帶至南京及台北，親交祖父安先生之長男公子譚伯羽，次男公子譚季甫兩先

生，長女公子譚淑，次女公子譚祥及快婿陳誠先生閱讀，伯羽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有讀後記，陳誠先生賢伉儷於四十年讀後題詞云：

世德名業，惟主爲誠，對茲寶墨，敬思迴鑒！

譚淑女史有閱後詩云：

感慨異鄉親寶牒，依稀侍坐憶荷池；

淵源家學規模遠，世德清芬好護持！

長公幕客長沙簡易先生於閱後論直青先生與文勤公師生關係云：

「存誠所致，桃李齊輝。吾固知非教諭(指直青翁)不足以達文勤公之材，非文勤不足闡教諭之旨，師弟兢兢，蔚成風氣，在當時固諒不出胡曾諸公之下也。」可謂知言，亦可謂知人。

前行政院秘書李漁叔見文勤公所撰直青先生壽序，亦有詩韻其事：

堂堂勳業衆爭趨，淑世師儒績豈殊？

春水沫江流教澤，論功原不下曾胡。

當年成學見淵源，更有文章示後昆；

一代名臣賢弟子，豈徒風采照師門！

伯羽先生讀後記甚長，未能錄述，惟對於「存誠主教」亦有說明，可見祖孫三代皆守此學。

吾鄉稱直青先生爲八老師，而不稱其名。我童年時聞塾師言：

八老師生十女而無子，女皆出嫁，某年新春自撰一聯榜其門首，聯云：

家有萬金不富，

膝下五子無兒。

咳驚吳棠趨走如龍

吳棠安徽盱眙人，善觀氣色，任某縣知縣時，適有親友之靈柩過境，聞其葬費無着，特備奠儀銀三百兩往弔，誤入另一喪家，跪拜起身，見一回拜小姐，姿容華貴，論相當為國母，明知誤送奠儀，損失不貲；但佯稱：「我為汝父至交。」即交換姓名地址。該小姐正愁喪費難籌，得此紋銀三百兩，喜出望外，亦感銘肺腑！歸葬後，被選入宮，即為異日之慈禧太后。

慈禧聽政後，到處打聽吳棠，加以破格任用。某年，吳任閩浙總督，駐節福州，巡行過杭州，泊舟拱宸橋下，隨行隸卒，橫行市場，強買強賣，他人敢怒不敢言。時文勤公任杭州知府，捕其為首者痛笞之，吳棠聞報，以為知府辱己，大發雷霆！浙江巡撫某君素重文勤公才，一面令彼親往謝罪，一面晉謁吳棠，請予宥諒！吳棠一時怒氣未息，忽報知府求見，盛氣令人。文勤公從容登舟，咳嗽一聲（古禮：「將上堂，聲必揚。」），棠即以和顏悅色延坐，並謂隸卒不法，勞君處分甚善，可勿置議，言語之間，慰勉甚殷。文勤公辭出後，巡撫某怪而問之，棠曰：「頃觀譚君趨走如龍，儀態安雅，法當貴顯。我與公今日坐處（指閩浙總督與浙江巡撫言），要當留待此人。」後來文勤公果先任浙江巡撫，後任閩浙總督。看相這件事，真是「信不信由你。」

雙目失明一鍼見血

文勤公任陝甘總督時，忽患雙目失明，告假

還湘，由蘭州經西安，小住就醫，聞有楊某年已七十，能以金鍼治目，召至一試，出鍼長數寸，先醫左目，自目左角刺入，其疾如風，立時抽出，有薄膜附鍼頂，左目即復明。楊即令仰臥閉目，徐以巾漬水覆面。明日再醫右目，因左目能見，鍼刺入時，身體受驚微動，血遂溢出不止。楊某以為闖下大禍，懷鍼溜出，侍從未加注意，以為有事暫出，仍取巾漬水覆面，雙目緊閉，不久血止，去覆巾視物，雙目復明，文勤公大喜，立命厚賞，楊某已不知去向。經偵察，方知已逃潼關，乃追贈二百兩銀子，楊某亦喜出望外，乃歸西安。

文勤公因病告假，本欲回湘養病，不料雙目復明，又被召入京，內調吏部侍郎。公與常熟翁文恭同齡，同年相善，抵京之後，乃往拜謁。翁文恭親書一聯贈之，聯云：

斯人一出世無比，
雙目復明天有功！

文勤公任兩廣總督後，適值 國父孫中山先生往來港粵，籌劃革命大業。官吏密報，公派員隨時偵察。一日， 國父定期在某禮堂講演，將喚起民衆從事推翻滿清。正羣衆集合之際， 國父登壇四顧，知有偵探混入，乃將皮包內文件取出，作醫藥廣告，謂甲藥可以治某病，乙藥可以治某病云云。聽講者大為失望，紛紛退出，偵探還報，謂「孫文是賣藥醫生，是狂士而已。」迨第一次革命義舉發生，文勤公以事出意外，乃下令通緝。當時布告故意寫為「孫汶」。

「九福堂」與鐵樹開花

文勤公辭卸兩廣總督，即回長沙告老，安居九福堂，不再問政事，至八十四歲逝世，可謂壽高福備。

九福堂建於長沙荷花池（街名），興工時，隣人請留老路，文勤公除留老路外，另闢新道，四面可以通行無阻，隣人稱快。

何以堂名九福？據云：

「朝廷考績，擇其優者每年贈一福字，文勤公九年績優，共得九個福字，故將其私邸名「九福堂」。

文勤公故居——茶陵茶鄉石床，亦由其長公子經手建有私邸，名賜書堂。屋分三進，每進三棟，各門首掛有福字，共掛九門，因係皇帝所贈，故名賜書堂，以別於九福堂。

我在賜書堂讀小學亦教小學，乃知全部房舍可容學生二百人左右，原有藏書樓，已改為教室。堂右有小花園，植有羅漢松、鐵樹等花木。有小閣可以看書，我之研究三民主義，乃自此閣開始。園中有一水池，原能養魚，後已乾枯。惟鐵樹開花，較他處為多。鄉人傳說：

「祖安先生點會元，任都督時均逢鐵樹開花」。但我于民國十七年住賜書堂任四區小學教師，又逢鐵樹開花，師生為之一喜！不料是年四月間，毛會所屬部隊進攻高隴與石床，試行燒殺政策，賜書堂全部被燬，可知鐵樹開花，並非如古今所傳，即未必為一定為瑞兆。

（下期續完）

(「事軼子父闔延譚」輔世周頁六十第見文)



譚延闓（見右圖）辛亥前任湖南諮議局長，光復後繼焦達峯任湖南都督，民國十六年任國民政府主席。

（下圖）國民政府首任行政院長譚延闓（前排右起第四人）民國十七年十月宣誓就職時與全體國府委員合影。

